

澳門攷略

附旅澳日記

劉萬章作

MG
K296.59
1

劉萬章作

澳門考畧
附旅澳日記

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印



3 2285 8029 0

敬以此書爲遠
死在澳門的
萬喜三兄紀念
作者

題記.....一——四

澳門考畧.....一——一七

一、釋名.....一

二、喪失歷史.....五

三、澳門與中國之關係及其他.....一三

四、尾聲.....一七

旅澳日記.....一八一——三七

目 錄

題記

這兩篇東西，是本月一日，和女中的同學們

北京圖書館藏

回廣

廣東省立圖書館藏

我捱了四天晚上和兩天整天的辛苦，精神上的疲憊，已到了極點；在連，五日回家，自然要睡覺，休息……可是，我並不這樣，精神不但不覺得疲憊，反覺清暢，爲的是旅行途中的見聞，實在可以刺激我一種說不出的努力。我不願意這個印象，埋沒而至於消沉，所以鼓着我的勞餘勇氣，先寫成旅澳日記；雖然我不慣於或長於寫這一類的文章，但是我以爲這麼有趣的事體，那里可以讓牠去？把牠寫起來，一可以留存自己生活的遺痕；一可以見到女性在離家以外碰着不適生活時的一種反響。「出門那里像家里那樣舒服？這樣片刻的生活，說過不去，中國許多鄉村的生活，何常不是這樣？他們子子孫孫過下去，經濟能力不允許他們改變這個生活，政府又顧不到，那末，他們天天向誰怨懟呢？」（本書頁二三）是享受舒服生活的中

國人應該時時想到的。我記起從前在鄉下，有一個老太婆，頂滑稽的，她說了一個故事：『有一個富戶的老太太，她害了牙痛病，牙子一痛，差不多要她的命一樣地辛苦。她平牛頂怕的是這個。有一聰明的叫化子，向她求乞，不知怎樣，跟守門口的僕役鬧起氣來；她知道了，出來看個下落。便伸斥了僕役一番，問化子爲什麼來求乞？「我窮！」化子答。你「窮」的辛苦怎樣？「像老太太的牙子痛一樣。」他又答。她不聽尤可，聽了後，所謂談虎色變，快些多給他一些東西。」這便是說痛苦要親身受過，才能够知道的。中國現在民衆的痛苦，要是我們睜大我們的眼睛，隨處都可以見到，這種痛苦，我想比古人所說的「水深火熱」，「倒懸」……這一類的話，要利害些。什麼有「仁心」，而實施「仁政」，我把這兩個字當做爲民衆謀利益的政治解。）的人的出現，比孟軻所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時間還要長，所以由「水深火熱」拯救到「衽席之上」的事體，把「倒懸」着的人解下來的行爲，我們概不多見！那末，什麼緣故？我總以爲這些痛苦的人，總沒有機會碰着害牙齒痛的太太般的官長來伸訴一

下。因此這樣地沉寂。船艙里的催促生活，可以聯想到鄉村生活，可說萬幸極了，我很希望受這樣生活的人，出來做事的時候，牙痛太太的故事，留意一點吧！

我爲着以上的一個觀念，決意把這次的旅行日記發表出來。但是澳門的歷史，是我兩年前第一次去澳門所要寫而未實行的，所以借這時胸中熱烈的情感，寫出來：

這兩篇東西，原來已在女中週刊發表過。我在往澳門的前兩天，想起我的一個堂兄弟去年在澳門害急病死了，我爲求食的原故，不能去一趟，讓弟弟去料理喪事。心里有點過不去。一想到我的伯伯——他的父親——以前待我的慈愛，比自己的兒子還好。前年，我鄉因共亂的原故，我六十歲的老父，遠避他鄉，也在澳門居住；他老不來廣州。一切的照料，都幸虧堂兄弟代行子職。我每次讀父親給我的信，由感激而落淚。後來他護送我的父親回家，不幸父親又害了一場大病，他們恐怕我們知道了要回去，所以自己來侍病，不願告訴我們。到了最危急的時候，才怕電給

我們。我們連夜兼程回去，雖然父親轉危爲安，而已辛苦了他們。離這個時候約莫三個月，他又和鄰人榮賀兄往澳門，聽說不讓家裏的人知道。不上一月，便害急症死了！家中七十多歲的老父，六十歲的老母，年輕的妻子，年幼的三個兒子，還巴望他回去，唉！我的心的過不去，實在用筆子寫不出來。此次往澳門，滿擬前往一吊他的墳兒。誰知責任心阻止了我這個願望，沒有機會給我離開團體前去。精神上的不舒服，比較在旅行中所受的要利害。

因此決把這兩篇不成樣子的東西，另印單行本，做一個紀念兒。

劉萬章，十八，五，廿七，

澳門考畧

未入題以前，讓我說幾句「贅話」。

中國以前許多君主，「自大」的態度，實在誤了許多大事，他們很安閑地坐在「九內」，那里知道國防的要緊？比方澳門，給外國人混佔，在他當時看來，以為「太倉去一穀」而已，何足介懷？不知直到現在，便成南中國失去的寶藏。我們每知道華僑的被壓迫；澳門的烟，賭，花酒，的發達，間接可以製造中國內地許多社會的罪惡！那末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可爲澳門評也。

一、釋名

考澳門，原名濠鏡，本屬中山縣境，清邱光任張汝霖合纂澳門紀略（四庫全書提要，史部，地理類存目三）上說：

濠鏡澳之名，著於明史。其曰澳門，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，海水縱橫貫其中，成十字，曰十字門，故合稱澳門。或曰：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。

(形勢篇)

又云：

蓮花山下有天妃廟(按卽娘媽詳下)，北麓有「馬蛟」石，橢而礪，無趾，三小台承之，相傳浮浪至。稍南，爲夏村；有縣丞新署，村前二石，每於烟日迷離之際，望若男女比肩立，卽之，仍石也。夷人反目於室，出則詣石禳解之。名公婆石。過村拆而西南一山，青巉巖，中嵌白屋數十百間，形繚而曲，東西五六里，南北二灣，可以泊舟，或曰「南環」，二環規圓如鏡，故曰「環鏡」。是稱澳焉。(全上)

清李藩澳門記云：

自香山……至前山，又二十里爲濠鏡澳。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，亘沙堤如長橋曰：「蓮花莖」莖末山又特起，名蓮花山。又伏又起，中曲均長五六里，廣平之直坤艮，是稱澳焉。澳惟一莖繫於陸，餽糧食，餘盡海也……又十里許，右

橫琴，左九澳灣，峯表裡四立，象筭宿。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，又稱澳門云。
橫琴現在現在外國人都叫澳門做馬交 Maçao，就是因為澳門有一塊馬交石，據
說葡人來時，聞土人說「馬蛟。」相沿至今，都稱馬交。

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上說：

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，環者曰澳；渚者：船口也。香山故有澳，名曰
浪白，廣百餘里。諸番互市其中；嘉靖間，諸番以浪白遼遠，重賄當事，求蠔
鏡為澳，蠔鏡在虎跳門外，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，有南北二灣，海水環之。（

地語卷二）

馬交，當是「澳門」普通名詞，澳門紀畧云：

其指澳門商會傳譯買辦，諸雜色人多閩產；若工匠，若販夫店戶，則多
粵人。……有奇石三：一「洋船石」，相傳萬曆時，閩賈巨舶被颶，殆甚；俄
見神女，立于山側，一舟遂安，立廟祠天妃，名其地曰：「娘媽角」——娘媽者

，閩語天妃也。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「利涉大川」四字，以昭神異。「海晏石」，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，有墨書「海角」二字，字徑逾丈。「蝦蟆石」，其形圓，其色青潤，每風雨當夕，海潮福上，則閣閣作有聲。

交，蛟，關，角，音近；有馬蛟，便有馬交，媽角，媽關了。

我們此次往澳門，剛巧是舊曆三月廿三，俗傳天妃神誕，所以高搭戲棚，往來民衆，煞是高興！查天妃，即天后，爲海神中頂有勢力的神；一般航海者和靠海爲生的民衆，奉她很謹，上引一段娘媽角傳說，便是個例子。這個神的來源，民俗（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。）第四十一二合期，和小說世界（商務印書館）十六卷十四期（？）都有很詳細的考據，和傳說；這個海神在南方航海民衆，尤其是她的家鄉福建航海民衆，有很堅厚的迷信力；怪不得澳門紀略所紀的要說福建人了。

大凡民衆的記憶，都有附會的嫌疑，我想澳門起初的名是濠鏡，這大約是書本的記載，俗名當是「馬交」。後來因地方的形勢，把有意義的「澳」字來名她罷了。

二，喪失歷史

提起澳門喪失歷史，也許是我們最痛心的一件事；近人謝彬，編著中國喪地史（中華書局出版），有云：

……一爲澳門。明史稱爲濠鏡。當明正德十六年（一五二一），葡萄牙之印度總督，遣使來粵，求通商，粵吏優遇有加。其後葡商爭來，至嘉靖十四年（一五三五），遂開澳門爲葡商商埠，年科地租二萬金。至萬曆二年（一五七四），允葡商要求，減爲年租五百兩。此項定額，迄清道光末年，歲繳無欠。當清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，始定澳門租界，周圍一千三百八十餘丈。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，清廷因辦理洋藥稅釐併徵一案，必須英葡會辦，方足以杜港澳之偷漏，惟中葡尚未締約，遂於是年十月，與葡訂立條約，承認葡國永遠管理澳門。而澳門遂失。（頁三九。）

便可以知道澳門之喪失，是偶然的。澳門紀畧云：

唐宋以來，諸蕃貢市，領之市舶提舉司，澳門無專官也。正德末，懲佛郎機，頻歲侵擾，絕不與通。嘉靖初，有言粵文武官俸多以蕃貨代，請復通市，給事王希文力爭之。蕃舶禁絕，已而巡撫林富，言互市有四利；……詔從之。諸蕃之復通市，自林富始。

十四年（嘉靖一五三五）都指揮黃慶納賄，請於上官，移船口於濠鏡，歲輸課二萬金。澳之有蕃市，自黃慶始。三十二年（嘉靖一五五三）蕃船託言舟觸風濤，願借濠鏡地募諸水漬貢物。海道副使汪柏許之。初，僵叟含商人，牟奸利者漸連甌甓榷角爲屋，佛郎機遂得混入，高棟飛甍，櫛比如望。久之，遂專爲所據，蕃之人，入居澳，自汪柏始。（官守篇）

明史外傳也說；

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舊置市舶司土，正德時移於高州電白縣，嘉靖十四年，指揮黃慶納賄，請於上官移電白，互市濠鏡，歲輸課二萬金。

起初不過因進貢的停船，接着就准他通商，結果又許租借；得寸進尺，外人進行之計，實在詭詐。王希文重邊防以聽民命疏，說的很痛快：

且如蕃舶一節，東南地控蘇邦，而暹羅占城，疏球，爪哇，浣泥，五國貢獻，道經於東莞……故來有定期，舟有定數。……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，多帶行商，陰行詭詐故阻止之。自洪武八年（一三七五）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。……正德間佛郎幾匿名混進，……烹食嬰兒，擄掠男婦，設柵自固，火銃橫行，犬羊之勢莫當，狼虎之心叵側。……

龐尙鵬，四書臺鏡保安海隅疏云：

……廣州南有香山縣，地當瀕海，由雍狃至濠鏡澳，計一日之程，外環大海，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，……共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：推轂環耳，效蕃衣服聲音。每年春夏間，夷舶乘風而至，止二三艘而止。近增至二十餘艘，或又倍焉。往年俱浪白等澳限隔海洋，水土甚惡，難於久駐，守澳官

准令搭蓬棲息，迨船出洋，卽撤去之。近數年來，始入窺鏡澳，築室居住，不踰年，多至數百，今殆千區以上，日與華人相接，歲規厚利，所獲不貲，故舉國而來，負老携幼，更相接踵，今夷衆殆萬人矣！

這可見當時外國人來澳門，并不是普通的遊歷，是有所獲而來的。耶氏提世界商業史：「一千五百十六（？）即中國史冊所紀嘉靖三十年或三十二年，葡人請隙地建屋，歲納租銀五百兩，疆臣林富奏許之，葡人遂設埔頭流通商貨。又因嘉靖以來，海賊騷擾，明兵不能討，求援於葡國兵船，葡人以平賊功，遂穩據澳地，中國不能下逐客令，惟歲納地租而已。」這實在是荒謬之極！我們知道明朝確有海賊，可是當時明室以天朝自居，自大自尊的態度，那里和目之爲夷爲蕃的葡人借兵的呢？耶氏是外國人，不說外國人對待中國人無理的話，所以這樣地說吧。

我們把以上的引述看看，知道葡人的侵蝕澳門，不是一朝一夕的。香山縣續志（卷十六）說：

二十九年，青蓮光。公元一八四九，葡人毀望厦村縣丞署，侵住拉搭炮臺，縣丞遷署前山……

又云：

咸豐年間，葡人佔築炮臺於西沙嘴，（地在澳門口外對海南岸。）同時西沙相連之潭仔（現在寫作氹仔）地方，舊有舖肆二百餘，民居百餘，亦被強佔，且編門牌，建捕房，兵房，教堂。

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葡人強佔搭在沙岡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村民居數百家，設馬路門牌毀租界舊牆。

又云：

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葡人因佔界齟齬，乘間闖入，拆毀關閘汎牆改設捕房，另立大關閘，由三巴門以北，至舊關閘，均認為葡界。

又云：

澳門門考畧

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葡人佔龍田村；九年（一八八三），葡人編龍田望夏二村戶籍，又開馬路，設捕房於望夏。十三年（一八八六）定洋藥稅釐新章，（按卽謝著中國喪地史所謂洋藥稅釐并徵案。）設拱北關於馬留洲附近，香港澳門分任緝私。商葡人協緝，與立草約，是日張之洞督粵，抗疏力爭，有七可慮五補救之條陳。於租界一欸籌策尤備，至是草約內有「澳門界址，須俟兩國派員妥訂，另立專約，未經勘定以前內有，一切照舊勿動，不得增減改變，」……是年正月，葡人逼索望厦等村燈費，地租，又至北山沙尾等處，編列門牌，村人鳴鑼號衆，葡懼卻走。

又云：

澳門海道自前山港貝嶺之石龜潭河而起，直達澳門馬角海口分界，東北歸前山營管轄，西南歸香山協營管轄，全屬中國領海，不在租界內，葡人初則侵入銀坑一帶，繼則以澳門灣仔之海面爲公海。是年復去海之中心浮椿，直欲認

爲領海。

又云：

十六年（光緒）。葡圖佔青州島，築新路轉租英人，迫我原駐青州島師，移駐前山，總督李瀚章允之。後又據沙仔（即潭仔）路灣（即過路灣）。兩島。島舊有沙主，向爲漁船泊池，時鄰境大小橫琴，海賊出沒，葡以保護爲詞，建兵房礮壘，抽船牌業鈔，儼成一小埠焉。

又云：

三十三年（光緒），葡欲增闢馬路，焚龍田村民居三十餘家，逼遷家具，違者毒毆，事後畧補屋價，託名購取，居人遷徙流離，莫名其苦。……六月十三日葡兵忽至灣仔，強漁船入澳，灣仔與澳門對峙，中隔一海，以海匯爲界，魚拖各船，向泊於此，至時葡越界張貼告示，限十五日回澳，逾期充公。復在海面改設水泡與史守備。……是年葡又勒收人情紙，始得灣泊。灣仔留醫院爲

我國紳商創建，葡派醫干涉，病愈者，非葡醫給照，不得出院。

又云：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二月，望廈村口金山谷一帶墳墓，葡勒限一月遷去。

葡人這種無臉的行爲，幸虧我們國土里的外交官，讓他下去。後來有些血氣之士，知道葡人這樣無厭侵求，也許會激起不平的思想；所以香山縣志又說：

雲南交涉員，高而謙奉命勘界，邑人開勘界維持會。……又在粵城開廣

東勘界委員會，……另設一分局於香港，接洽商界，……時粵督張人駿，……

有簡派專使勘界之命，葡公使深忌之，照請外務部，查禁。部覆云：「粵省士

紳設立勘界維持會，係爲研究澳門歷史，搜查租界証據，不涉他事，宗旨正大，萬無解散之理。……高使（而謙）蒞粵，在港與葡使馬沙度開議維持會。……

中葡勘界，時逾數月，會議九次，葡使索五款：一，自澳門連島——媽祖

閣，直至關欄；二，自關欄至北山嶺一帶，爲局外地；三，內河流卽是水界內

証。

港；四，對面山青洲，氹仔，過路灣，大小橫琴，龍尾等處，及附近一切山島；五，附近一切山島之水界。高使未能力爭，遷延日久，維持局慣事不遂，返省另圖。高使飭前山分府莊允懿，香山縣令錢保壽赴省陳述意見，立候取決，有三問題：一曰和平辦法，盡從葡使所索；二曰交黑城會議；三曰決戰。總會遣書駁覆，用是未盡押，卒至停議。

「高使未能力章」一語，可以滿現中外外交官的力量。據此看來，現在澳門屬葡轄的，至少也要佔如葡使所要求者的地方。

民國以後，葡人仍不斷地偷移地界，報章時有登載，惜此時沒有在手，無從引

三，澳門與中國之關係及其他

以其說起澳門與中國之關係，毋寧說與廣東之關係。

澳門不是商業繁盛的地區，沒有一艘稍爲大一點的輪船。海上泊的只有來往香

港廣州的幾艘貨客船；中國內地的渡船也很少。這樣看來，應該衰落的；但是事實上却不然，有人說，澳門政府收入，每年總在四千萬以上！葡萄牙惟一國庫，便在澳門了！這一筆的收入，大部分是煙，賭，花捐的收入。海產的抽稅，地價的牌捐，倒微乎其少也！

煙，賭，娼妓事業，在澳門的發達，據我看來，是廣東內地嚴禁的一種反響；葡人利用我們弱點，大開而特開，只要你肯來，他無不開放的道理。

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以前，廣東各屬的盜賊是很利害的，他們擄了人，綁着票，勒到款子，在省內繁盛地臨來生活，極不方便；香港，澳門才是樂土。香港有子人還要害怕英人捉拏，澳門呢，就不然了：聰明的葡人，曾經下了一個半推半就式的信條，無論廣東省內那一處的強盜，要是他不擾亂澳門，葡政府決不難為他的。強盜阿哥，他們天天去做沒天理的事，為的當然是他們的慾望，吃海鮮，抽煙，玩賭是他們頂高興的事；這是何等美麗的姑娘，澳門的妓女！在他們眼看來。劫後有錢

，找些快樂吧！因此他們樂於逍遙，不敢在葡人手下來搗亂。葡人也樂意他們多來光顧，循環相因，澳門自鬧熱，內地強盜更猖獗，這恐怕是大家都承認的。

『葡人頂呆笨』，這是住過澳門的人都說過的。他們對澳門都沒有系統的整頓或建設，今天弄弄那樣，明天弄弄這樣，香港政府有了什麼的法規，他也學學。政令的頒佈，有不一樣的：華僑的一切，你說他不管，他是要管的。你說他會管，他有時也不要管。有時高興了，一點不能馬虎，不高興時，任你怎樣他便怎樣。在他的實力來說，實在敵不住華僑，民國十一年，陳炯明長粵，伍廷芳任外交時，爲了一個葡兵竊一個華工，激起了一個很大的風波，葡門華僑頂有血性的舉動，要算這一次了，在警察司那裏請願，弄到葡人沒法，開「水龍」來射散華人！這個收回茶門聲浪，煞是緊張，可惜外交上孱弱慣了的中國，永不見如此轟轟烈烈，爽爽快快的在外國人手裏搶回一寸地方來的！這事既無效果，葡人又高枕治澳，險些兒那些熱誠唱義的人，要遭永不得住住的苛罰了。

至于澳門教育呢，說起更好笑！香港雖然糊塗，他還有英國式的幾間大學，書院，……還有埋殺人思想的什麼孔聖會，孔教社……，澳門呢，可看的學校，已經風毛麟角了，實在辦得好一點的，嚴厲說一句，一間都沒有。不但華僑的教育如此，葡人自己的學校，也不多見。可憐文化幼稚的非洲黑人，只做葡人的牛馬兵士，那里得到一點教育。

委實說，葡人對於澳門教育作如是觀，一因取放任主義，一因沒有打理得到的能力！他來亞東的目的，不像英員，其實葡萄牙的工業，也不發達，不用說，沒有銷流的貨物。那末，唯一獲得，是容不下的國里的人來澳門混混，那罪惡貫盈所收入的烟賭花捐四千萬，除澳門一些行政費外，餘的，一律匯回「祖國」去！所以一切都不管，石粒子鑄成的馬路，那里顧到不便行人？教育一個大問題，那里理得到呢？所以我很盼望華僑教育能徹底成立，澳門倒可以實施的吧！

四，尾聲

我寫這篇東西，不是普通旅行家，具有統計調查的，因為事實上，沒有什麼機會全給我們去調查、要知道澳門的市政怎樣，如果我們和澳門政府拿一本報告，我想他是窮於應付的，此中情形，只有在華僑口中搜集材料！唉！葡人！唉！澳門！唉！華僑。

一八，五，八。

旅澳日記

最近的以前，本校旅行空氣，異常緊張。三數日間，學校已決定全校一律作春季長途旅行，誠班旅行香港青山；機班旅行惠州西湖；毅班旅行肇慶鼎湖山高，仁班，愛班，勇班，旅行澳門前山等處；議決既決，進行隨之；余忝居仁班主任，乃參加澳門旅行指導團，一日前往，四日回校，計在澳逗遛兩天，船上勾留共兩夜。雖走馬看花式之旅行，然聚七十餘人作遠遊，其中情況，頗有足紀之處，已將所見所感，錄之日記；更擬獻於同好，爰擇其公開之點，寫成斯文；語有狂悖，意若謬誤，識者教之！

澳門旅行團團員，共六十七人，指導團團員，原定潘伯偉，賴廣萬，梁秋河，何學堅，魯實，盛九萬，諸先生，暨章共七人。後因梁雨先生有事不果行，賴先生代葉志榮先生領毅班同學往鼎湖。故只何，魯，盛，和我四人。

五月一日（星期三）：是日天氣不甚好，陰雲滿佈，時雨時晴；下午二

時，各同學，齊集學校，聽候出發；二時四十分，由魯先生着令列隊點名，用童子軍的紀律，責成各同學自携行李步行往碼頭；各人因旅行興趣，戰勝辛苦，故由學校往碼頭一條長路，大多數不見得有什麼辛苦，只有歡喜的表示；雖然有一二人不回學校，獨自往碼頭；二三人把行李僱手車拉去。

三時半到碼頭，乘的是昇昌輪船。我們爲樽節旅行費起見，坐大艙。那住慣了通爽的房子的一些同學，看看這樣侷促的地方，滿堆了貨物，從洗不干淨，而帶有酸辣刺鼻的臭氣的船板，當時已發現有怨懟的聲音；不過，前程趣味的希望還大，所以仍然各自打理。我和何盛傳三先生找地方，排帆布椅，買草蓆，……煞是忙碌；有許多同學，和那些下艙賣東西的小販們，買了不少的東西，也有以爲『便宜』的，也有以爲『上當』的。有些坐在靠近窗口或大艙那兩個『澳門』的，看看起貨的小艇，往來的船隻，高興到了不得。四時船即開。

此次除幾個學生的家長和一部分同學往碼頭送外，我們深深致謝同事潘伯偉先

生，因為他幫助我們不少！

船開行後，雖天氣不甚晴明，然因在內河，進行極穩定；魯把旅行中關於紀律問題，召集各隊長討論，派小隊長，輜重隊，救護隊，娛樂隊，……盛打理藥品，我和阿交涉船券：

當我們兩人跑到辦房的時候，阿便把來意說明，有一位恰巧也是姓何的，大概是主持辦房之類的人員，對我們說；他沒有接到船公司的命令，（他說時，念出一個不正讀音的英文 Order 來。）經何苦口力爭，仍不許把船票價錢打折頭，交涉結果，只打了一張單子，『如果得到公司的允許，才拿回錢；』這簡直敷衍罷了；然而我們是光的學生團體，那里得到那些臭商人的明瞭，優待呢！

各同學，為喉里乾渴，肚子饑餓的原故，在船上喝汽水，吃晚飯，煞是大觀！歡喜之餘，便發洩出來，高談闊論，指東問西，高唱矮歌，……形形色色、處處都可表現他們的活潑（？）！這時大艙里的其他搭客、倒噤若寒蟬，不則一聲；艙里聲

音的原素，我們幾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；我覺得那些叫賣東西的船員，他們的叫聲，反覺微小起來！

約莫是晚上七點多鐘了！剛是舊曆下旬，月已到下弦時候，也還要下半夜才見面；天氣既然不甚好，天空自不甚明亮；河水，就潛暗異常，風兒吹來着緊，船身畧有搖動。坐在船尾女艙里有四位同學害暈浪病了，起初還以為暈，接種又嘔了，由兩人至四人；盛魯兩人，施藥施被；救護的同學（我記得是陳厚端君，）忙個不了。不久，女艙外的同學也有暈的了；不暈的，因為恐怕暈魔要光臨到自己來，故此靜靜地睡着，雖然有不少全無其事的同學仍繼續地觀夜里海景，談笑，吃東西，……不過船中的情形總不像開船時的安閑，高興。

我看看除了害船病的同學要料理以外，沒有其他事情。便和何魯盛。暨負救護的幾位同學（忘記了姓名。）輪流看管；得一個空閒的時間，把帶來的一本很薄的游仙廬（張文戎著，川島校點，北新出版，）很匆畧地讀完，雖得不到深刻的印象，

然而這書四六的氣味，頗可破舟中的寂悶；而且得到四六寫傳奇的，此書當在燕汕外史之前了一個體例印象。

十一時左右，船將到九洲洋，這個地方，是澳門入口的所在，水深而濤，是雨水夾流沖出來的，每吹東風，則『暗湧』甚大，船到這裡，搖擺不定，爲旅客所害怕的地方。——有許多人不當這裡是大浪。——這天剛巧吹東風，昇昌船身吃水（即入水）又不甚深，所以搖動很利害，同學們痛苦的多了，我們遂巡廝守，很像醫院里的看護。

十一時四十分，船已抵步，我們決不上岸，那些如盜似劫的『咕哩』。（按即苦力（coolie）搶上船來，不獲而去。）

大凡船行時，因爲海面空氣通暢，船里總受影響，不至於十分偏促；一到停泊，二樓還可以住，艙底一定空氣蔽塞的，所以我們七十多人，和幾個其他搭客都要享受這個可怕的偏促了。

搭客起後，有一個操粵語的暗探之類，到來問訊，我們陳述來意，也沒有什麼說話；只說問罷了！不久，他又和一個操着不正的粵語的葡人——也許是雜種。

——到來，很詳細詢問，並要我們明天上午十時班員生一律往警察廳。我們深知是無理的要求，爲許多原因，不得不答應了。他們去後，由魯劃定各班地位，他便和何往岸上接洽明日駐紮問題去了，我和盛在船上看管。

這是不能深怪的，一個老住在家里的人，起居用品，一呼一應（我不說百應了。）這時住着艙底，若要她廁在帆布椅上，什麼茶，洗面，洗澡的水，千呼萬喚不見來，害船病的幾個同學尤其苦了。這個時候，我聽了不少比初下船時要加千倍的怨聲，『知道這樣，我真不來了！』『這樣的地方，怎樣過去！』……我們多麼難過呢？但是又有什麼方法呢？我在這個時候，最欽佩的，有一位同學，她說：『出門那里像家里那樣舒服？這樣片刻的生活，說過不得去，中國許多鄉村的生活，何嘗不是這樣，他們子子孫孫過下去，經濟能力不允許他改變這個生活，政府又顧不

到，那末，他們天天向誰怨懟呢？」可是咆哮的同學，那里配和你說這樣的話。我在她們這樣地不安樂當中，生了一個奢望，想和船里辦事人商量，允許我們搬上去二樓的地方幾個鐘頭；可憐刻薄的船員，一味不答應，我們能够在艙里再痛苦一點，他更高興！唉！社會人心，原來如此。

我們捱這樣苦楚，快要兩個鐘點了，何，魯才由岸上回來，報告交涉情形。魯下令一律肅靜睡覺，才由噪雜中，漸告寧靜。但是，地方不好天氣又反暑熱，各人既沒有洗澡，又缺乏飲料，食料，終于「假寐而睡」，所以不久有「歎聲」，「笑聲」，留意看時，不少眼睛光光地開着。她們既已安睡——簡直可以說不噪了——，我們便分配巡看，一直到五時才下令起身，分隊往二樓洗臉。在這個情形當中，我聽見許多「這樣大年紀的女兒，從沒有受過這樣的生活！」我沒有見過月起月落的！」「知道這樣，我那裏要來！」……這樣的聲音！

一日（星期四）。晴。六時二十分上岸，在碼頭上聽候那位允許我進駐他

家的吳業勤先生，那時，雨後的春天早上，雲霞滿佈着美麗的彩色，帶有甜意的晨風；雖在商埠岸上的地方，原有不少煤氣，噪聲；然而我們久困艙牢，一到這裏，精神百倍，實在可說舒服極了！約莫有十五分鐘的時間，吳先生和一位湯士品先生來了，我們喜極，由魯介紹，與我，阿，盛，一一握手爲禮，互通姓名畢，便列隊向大馬路前進，原來借吳先生的家裡給我們住！大馬路約跑了一半，轉橫街，那些澳門著名的「石粒路」，既不平坦，又很泥滑，這是旅行澳門者得到第一個印像。

五分鐘的時間，便到吳府了！有一個木牌寫着「三巴仔橫街第三號」一所三層樓，完全洋房子式的房子，門口有一個很狹少的花園子，一層石級上去便是大廳，一共四個小房，「花階磚」砌成的地面，比較骯髒的船板，打個雅訓話兒「判若霄壤」了！二樓雖是木板，寬廣通適，也勝過船里千倍；我們決定分兩層住着，先把行李放在二樓。

她們既放下行裝，第一件要求，便是吃飯，魯爲分配各隊分駐地，把客房劃分

，然後在這房子對面的一幅空地上列隊，和吳先生……相見，他們說了许多歡迎我們的客氣話。散隊後，便在屋裡休息，等飯來吃。這時，有兩位，說是教育會的代表，來望我們，深致沒有往碼頭歡迎的歉意，我們那里敢當！談了一刻走了；並約定明天到各校參觀。

我因為那位在船上覺得最利害的同學還不十分舒服，便和她們去找醫生，可憐人地生疏的我們，那里會知道呢？又幸虧吳先生介紹一位在中山大學醫科畢業的姓郭的女醫生，說她現和他同事，而又某校校醫。醫務所在大馬路，我們去時，已是八點鐘了，她還未起身。由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，接見我們，談了半個鐘頭，她才嫻嫻出來，她拉了一張幕子把客廳間成兩截，我們在外一截依舊談話，她和兩位學生在裏面看病，看了後，她跑進房里去，總有二十分鐘才出來，依舊叫兩學生進幕內，說了幾句，給她藥費，一塊八角，她叫那個和我說話的婦人進去看「毫子」。我們才回寓。

飯來了！像軍隊里，又像喪事當中搶飯吃的樣子，好容易分做八隊，席地而坐，這也是她們破題兒第一遭的第一次了。

飯後，已十時三十五分了，魯令童軍穿制服，其餘穿校服，預備列隊，前往警察司。——病後的四人沒有去。——

斜斜的一條馬路（我從不記牠的名兒。）中間有一間四層的洋樓，我們在距離三四丈的地方列隊站着，由何魯，和同來指導的陳先生同去衙署。我以為五分鐘，十分鐘可以了事，誰知廿分鐘，還不見他們下來，我進前去探望，看看樓的朝東窗里，是他們，便打一個問訊去，他們只顧搖頭，沒法了，只有回來，再過幾分鐘又沒有消息，剛巧有一個學生給太陽曬暈了，我便把這事打聽問說告訴他們，他們轉上去，那湖塗的警察司說，把暈的叫回去，別的找陰涼地方站着，聽候「觀看。」這時很像團體請願的情形。後來我不耐煩了，跑上去，看看動靜，通傳的差人，叫我進去一個房子，據說是警察司：一張公事檯橫放的，里頭正中站着一個穿白色衣

服的西洋人，就是正警察司，旁邊站一個胖的穿灰色衣服的西洋人說是副警察司，外頭站着一個三十歲上下『雜種』，（做繙譯的，）和我們幾個人。房門口環了不少的印兵，華兵，衛兵……。房里空氣，異常嚴重，我聽那繙譯的傳達警察司的話，說，『我們和你們政府是好朋友，（照錄）你們既想來澳門何以你們政府沒有公事來？』『我們用了很大的精神心血，來治理澳門，現在澳門的百姓（照錄），已經很馴善（照錄。）很怕惡人來陵弄他們。你們可以自由遊行，但是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，便一律拘留！』怪不得那警察司剛才說時，兩隻眼睛，『虎視眈眈。』地望着我們。這種無理的說話，自然要撩起我們國恥之思，失地之來由，要是國家不是這樣時，馬上把澳門收回來；同時聯想到被壓迫的華僑苦楚，痛恨爲虎作倀的亡國奴般的華僑，事事狐假虎威來欺凌同胞！弱大國家的國民，實在事事不出人頭地了！

由警察司出來，列隊前往名勝游行：

先到南環：這個地方，算是澳門建築頂整齊的地方，旁着大海，岸邊排種了許

多樹木，裝置許多椅子，那些風吹了來，經過水面，格外清涼，我們在警察司門口，捱了許久的蒸晒，又經一路步行的出力，各人身體上，多數熱得不像樣子，一到這個地方，不消說，如登聖地一樣，椅子裏，堤岸上，都給我們坐着了，魯先生下令散隊，各人都到各處玩；盛先生爲我們攝影，恰巧附近有一間冰室，汽水頂好銷路，我們分散後，一面喝汽水，一面分組觀看風景，陸上的洋樓，整整有條，這大約是僑澳各國富商；和中國『有錢』的人，恐國內多事，樂居的所在；同學們委實不願就離開了這個從前未有的地方，——由昇昌輪起岸到此刻。

時間之神，過的很快，在此刻逗遛不够半個鐘頭，我們便要別的地方去。聽說山頂出名是『松山』。由南環朝東北去，跑那些山上的斜平地的馬路，雖然太陽當空晒着，仍不見得辛苦，途中看見葡人的兵艦，礮台，……在在可以發笑，要是我們國家爭一點氣，澳門那里是他們所治轄呢？爲這些路是在山上的，所以路旁野花很多，高興的同學們，任意採摘，把各種花兒綴成一束，雖是野花，倒也美麗；究

竟不耐蒸曝，未到一程，委謝不成樣子了！到松山最高處，彷彿如登觀音山，俯瞰全街（華僑說澳門街，故云。）歷歷在目，和登香港太平山，看香港和望九就時，便可知英人葡人的本領了。

松山遊畢，沿山路下山，見了不少的於松，木棉和其他雜樹；我很多謝盛先生爲我們照了許多幅相片；這時我們最大的苦楚，便是喉渴，沒東西喝！但是旅行自然會有的苦楚，那又何足斤斤呢？

行行重行行，不覺到了山脚，看看時計，大約是下午一點四十分了；我們記起借房子給我們住的吳先生，他和許多同志辦理的一間中華中學，決定二時開歡迎會，由松山回我們寓所，原要經過這校，所以想此刻進去，消消這個恩惠，然後回寓所；誰知一經探訪，才知道他們還在預備，佈置，……無可奈何，便去游『白鴿巢』：這地是澳門，數一數二的叢林勝境，很像一個公園，高高地一個山崗兒，滿種了樹木，石子也很多；崗上有一個銅像，據說是葡國一個詩人加梅氏他瞎了右眼

；像下刻了他一首佳作並繙譯各國文字，但是沒有中文的，抱歉得很，我一點不留意他；盛先生慇懃我站在像下，拍一照；像的左方往下去，有一塊很大的石，說是五金石，石上綴着：金，銀，銅，鐵，錫；我們看時，和平常的石不二樣，不過給日光一影，閃出光芒的『曜金』。來罷了；

我們顫了一天，委實有點疲倦了，在此地留戀頂久，差不多一個鐘頭，清涼爽快的，想楚王的『快哉此風』；蘇東坡的『清風徐來』；『不知勝此若干？』

三時左右，列隊到中華中學校：一所洋樓，里面頗潔淨，該員生，排列兩旁，意思十分誠懇地歡迎我們進去；禮堂設在二樓，座椅分爲前後兩組，前爲我們同學坐位，我們把童軍與穿校服同學又分爲左右兩邊；該校學生，便坐在後面。主席大約是校長，操着很有中山土語的廣州話，致四六的歡迎詞，苦要我們演講，何首先答詞，盛說澳門教育之感想，魯談童軍問題。我因爲一晚和一天的疲勞，喉里既不自然，鼓聲實在苦楚。想避免這個事體不去講了，可是校長殷殷致意，請求再三，

於是勉強登壇，因聲帶太不舒服，故聲音不大清亮，然以狹小的禮堂中，也就可以過得去。我講的是『由華僑與中國革命之關係說到華僑教育。』這個偌大的題目，原不是那時光的一身，書籍一本沒有而又事前沒有準備的我可以說的。但是警察司樓上的刺激，香港歡迎皇太子的華僑囑詞，我實在滿腹都是話。可惜空間的危險，使我不能痛快地發揮，聽者也許原諒了吧！

普通的歡迎會，大概如是，大家彼此說了一堆客氣話，馬上散會，唯一的引誘或勾留，便是騙肚子的『茶會。』據我看來，這天的茶會，我們視為唯一珍品，便是溫而不熱，甘而不甜的茶，要是沒有茶；餅，任你是頂好吃的，也很少人光顧的。

茶會既完，便和他們作別，列隊回我們的公廨。

約莫是四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們剛進門，玲俐的同學，便來報告，『病倒的兩人，我們去後，更辛苦，吐的吐，瀉的瀉，……』這那里可說笑？今早看是很輕的，現在如此利害，那里了得！我先唱譏叫醫生；不病的同學，又鬧水荒，吃了飯的

地板，又不乾淨，我們指導團，開一個臨時會議，分配工作：何理吃飯，魯理住居，盛理水料；我理病人！分配定奪，我馬上把那個郭醫生拉來，她原是溫文爾雅的女醫師，給我拉來，有點着急，拿那一根寒暑表在病人口里混了五六分鐘，兩個病人，連打脈花了十多分鐘，她才對我說：「不要緊的！像澳門的那種流行傳染病！你可來拿點藥。」說着，挽了藥箱，坐着長班車去了。「流行傳染病症！」我聽了不覺呆了。旅行團體頂怕的那樣東西，偏要光顧我們，飛跑似的去和他們商量。他們也不安起來，接着又開會議，當時決定由盛把兩病者先送回廣州，大隊候往前山後，即回去。這個消息，給病的兩人知道了，她們抵死不肯先回，於是抱病起來，表示沒事的樣子，我跑去拿藥時，詳細向醫生問明，回來才決定不先給她們回去。一瓶很小的藥水，連診費，又花了三塊多的中央鈔票了。

晚飯後，許多人都要求出外逛逛，指導團爲慎重起見，宣佈不準外出，如果想去，最少要有熟悉路途的人，負責領導，才可以出去。故此去的人很少很少。然而

怨聲沸騰，屋幾爲聲所激而坍也。

九時，由魯宣佈一律就寢；因作天晚上空坐了一夜，此刻一說睡覺，全體即抵黑甜鄉，雖然有不少的蚊子作亂。

她們既已睡覺，我們便分配巡管時間，當時我也享了五小時的睡福！

約莫是早上五時，狂風暴作，驟雨徒來，打窓動牖，勢如萬馬奔騰，她們正在熟睡，自然驚覺起來，一時，警聲，哭聲，……環集屋內。原定七時，才發令起身，此時她們都醒了，於是讓她們去也，

三日（星期五）早雨，她們此刻最大問題，便是洗臉，好幸昨晚尚留餘水，足供應用。七時後雨止天晴，各人『莫不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「今日可以往前山玩也！」』九時早膳，依指導團預計：早飯後，由各主任分領各班往名勝遊覽；正午前往前山。

我和盛率高一仁班各同學，往娘媽廟，恰巧俗舉行神誕，鬧熱異常，很草率地

看了一回就跑。再由媽廟經海棠回寓，已十一時半了，休息一回，便預備前山去了。

前山之行，我因為幾位病的同學在吳府，不能丟了她們前去，所以不去；故此前山情形不能詳述了；可是我預想像個機會兒來睡覺一下，誰知淘氣的抱病同學，苦不讓我睡，也就罷了。

下午四時，她們蜂擁回來了，聽說由前山飽玩了一頓，又赴崇實學校的歡迎會，今天實在興最；了高好個「最高興也！」本來想即刻下船，誰料天不造美，傾盆般地下雨，好容易過了半個鐘頭才冒雨前進。

我們得到來時辛苦的经验，所以此回決定搭三樓了，少見多怪的船員，看我們一隊白衫黑裙的女學生，便奇怪起來，且露不許這樣早下船的意思。我們經過幾許解釋，才能進駐去。

座位分佈既定，便解決所謂上岸買東西的問題！分兩次上岸，每次兩班，時間

平均，一去一回，接防看守坐位行李。

碰釘子得很，天却不做情，雨不斷地下，去的不得，後來冒雨上去，可憐要買便宜東西不顧其他的我們，除了些少不去的，那一個不是「落湯鷄」般地給雨淋蕩的呢？其實澳門的東西，除了豬油膏，蠔油，蝦醬，以及一些海產之外，有什麼給我們購的價值呢？然而旅行者回家的禮物，都是這些不值買的東西；所以同學們踴躍採買，一時澳門賣這些東西的老板，賺錢已經不少了。

鐘鳴十下，船便開行，兩日交遊的澳門，也和我們分別了她這時天氣不好，雨雪密封，澳門的真面目，我們無從明白地和牠作坦白的辭別，不過閃耀零散的電炬，像和我們點頭道別罷了。其實，我們也不願這個提起撩國恨的地方，繁華整潔地，笑容可掬地，和我們作別。

這一程的水路，天氣既不熱，地方又不像大艙的骯髒，各同學很舒服地住下去，雖然經過九洲岸，也不發見暈浪的。何先生代同學們買了一幫拖鞋兒，因為顏色

；長短的爭執，鬧到「不亦趣乎」！三時後，便各自安睡，小說家所謂「夜無話也」。

四日（星期六）晴，船由白蜆壳白鵝潭進口，各同學打點行李，都站在「憑欄」看望海景，指東問西，覺其興趣無窮了！六時四十分，船迫近碼頭；熱心幫助我們的潘伯偉先生，早已站在碼頭了行候接，脫帽揭巾，備極真摯。泊艇後，雇長途汽車四輛分乘回校，由魯點名，向潘先生報告，此行告終，我的筆記，也在此停止。

十八年五四晚上起記，五五完稿



勘誤表

頁數	行數	誤	正
三	二	橫琴現在現在	現在
一四	八	有子人	有人
一五	九	茶門	澳門
一七	二	會全給	會給
二三	三	十時班員	十時，員
三〇	二	九就	九龍
全	四	的於松	的松
三一	七	該員生	該校員生
三五	七	興最；了高	最高興
三七	二	打點李	打點了行李
全	四	了行候接	候接

作者 劉萬章

發售者 廣東省立
女子中學圖書館

印刷者 德政街三友印刷社

(定價一角)

6

72/04